

一个承诺，给他带来心灵的重生，也带来了双腿的残废

说好

那一刻诺言执手相牵，穿越黑夜寂寥寻找。我是那朵幽静芬芳的花，今年谢了明年又为谁开？

一言为定

她，承诺为他再存活二十四个月

当背影虚幻渐远，等候执手承诺。此刻骨的坚守，一

为定的弥留，像漆黑的夜，被流星横穿刺伤。

西门◎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百家出版社



那是一个披着长发的姑娘，她的白色裙裾闪烁着月亮的光泽，袅袅婷婷走来。那红鱼溪的波光，一如往昔承诺的晶莹与回放。我想看清她腰肢的脆，可是，她背对月光前行，脸上一片俏丽的阴影。她来过，她的承诺存活了二十四个月。我想要一个好的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我是不是很蠢，放开了挚爱去寻觅一种虚幻？它虚幻吗？它就真实存在，或者它就是真实，真实和虚幻有多远？不远，就在一颗心的正反面。可是她走了，不告而别。

一个承诺，给他带来心灵的重生，也带来了双腿的残废

说好

那一刻诺言执手相牵，穿越黑夜寂寥寻找。我是那朵
稀释芬芳的花，今年谢了明年又为谁开？

一言为定

西门 / 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家出版社

那是一个披着长发的姑娘。她的白色裙裾闪耀着月亮的光泽，袅袅婷婷走来。那红鱼溪的波光，一如往昔承诺的临摹与回放。我想看清她朦胧的脸。可是，她背对月光前行，脸上一片俏丽的阴影。她来过，她的承诺存活了二十四个月。我想要一个好的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我是不是很蠢，放弃了挚爱去寻觅一种虚幻？它虚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好一言为定 / 西门著.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703-704-0

I. 说…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权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8152 号

出 品 人 **丁国联**

书 名	说好一言为定
著 者	西门
文学统筹	方雨辰
责任编辑	利春蓉
装帧设计	黄墨言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上海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页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03-704-0
定 价	25.00 元



佟大为 饰 西门虹



左小青 饰 叶雨



刘一含 饰 璇璇

1

九月微凉的空气像水。

困在它的中央，我仿佛是一个蹩脚的泳者。

我无法摆脱来自神经末梢的痉挛，就像无法摆脱呼吸。

在此之前，我从未告诉过别人我有一种幻觉，总害怕那些潮湿的空气有一天会突然坚硬地凝固，所以在睡觉的时候也不敢尽情地做梦。有些时候，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冒险凫渡白日或者黑夜里那些梦的深潭，并且企图在它们无序而诡异的纹路之中，寻到一些关于我生命的禅机。

我不知道在我 26 岁的生命历程中，那些淹没在灵魂底层的所有脆弱、尖刻、狂放与骚动是怎样杂乱无章地睡在了一起。这些多元的性格像一枚枚深入肌肤却不生锈的钢刺，使我时常处在压抑与张狂的矛盾之中。直到现在，我仍然想对它们进行一番思量和过滤。可当这种努力每每被横空杀出的冷汗搅得一塌糊涂，我知道，又一次不能清晰而完整地进入那片幻觉的沼泽。

我曾怀疑我有些病态。因为我一直在恐惧中生存。因为我感觉我的生命是一个随时都会变异的谜。

早在三年前，我躺在天津那所著名学府的双层床上，每到子夜便有一个女人与我纠缠不休。我的舌头和四肢被迫和她搅在一起，她的身体和她那令我似懂不懂的呓语就宛如一朵无雨之云，柔软且不堪重负。我在梦里和梦外都坚如铁石的身体就像一支见血封喉的雕翎箭，斜插在她淫荡的欲海之内，而我的耳朵被迫搁浅在她洞穿夜空的呼啸和呻吟里。我惊慌地在她的领地躲闪、穿梭却不敢轻易离开，我担心只一次轻率的逃遁，都会像孙行者拔出了那根定海神针，从而让追身而至的排天巨浪把人活活吞没。

我感觉她的欲望绝不是两片柔弱的浪花，而是一个高速下沉的致命漩涡。我预感她定是我前世因为沉沦在爱或是愤怒之中不能自拔的债主，所以选择在我最为苍白的青春时期灭了我的今生。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的恐惧几乎到了承受的极限。我像怀疑阴谋一样怀疑这个梦。

因为它不管有着怎样的开始与过程，单单没有结局。

有几次我甚至怀着极为悲壮的心情，早早躺在床上希望与那个女人相遇。

我像一个久久不能得手的盗贼，恶狠狠地企图在梦里偷出她的模样，但是一觉醒来，除了褥单上又多了一片斑驳的“劣迹”，仍然一无所获。

我开始害怕女人并将睡眠当成不折不扣的负担与累赘。

那些日子我无缘无故将头发披散下来，以便我的眼睛可以在额发后面毫不顾忌地测量我和女人之间的距离，希望从她们擦身而过时的脸上找到一些痕迹，找到可以直达那个怪梦的路径。然而，除了从那个痴呆女人眼神里，看到过肆无忌惮的下作和饥渴之外，从未发现哪个女人或是女孩跟那个梦有一丝一缕的联系。

那个痴呆女人每每看到伟岸的男生，向左歪咧的口中便会流出足以让黄河汗颜的舌涎，她曾是我们入学后整整半个学期的色情话题。

我在近乎疯狂与变态的冲动中注视了数以万计的女人，于是，潜移默化之间成了一个放荡不羁却本性还算善良的人。所以，直到现在对陌生的世界和女人始终保持着最为原始的欲望与亲近……

2

我的故事缘自于一次还算浪漫的云涯之旅。

两年前，我惶惶不可终日地熬到大学毕业，并利用同学的父亲的朋友的熟人关系，到南方一座城市的电视台做了一名记者。那个关系太远，只有远程导弹才可以射到，因此，壮烈牺牲了我勤工俭学攒下的3500元积蓄。我不想让新的生活再沾惹晦气，于是利用未正式上班的10天时间，去了一次这个城市西南方的云涯山，淋一淋它最为著名的浙沥夜雨。

到云涯的当晚没有遇到雨。云涯有一轮清澈的山月。

我在它的映照之下和一位披着齐腰长发的女孩不期而遇。

当时，我坐在一块卧牛石旁，看月亮的眼睛正巧掠过山下。她赤足踩在那条唤作红鱼溪的粼粼波光中，白色裙裾和玄色长发分别闪着月亮和金属的光泽，细细碎碎、袅袅婷婷向我走来。

“你在赏月么？”她停住脚步，裸着的小腿下那轮山月幻成无数流泻的银光。

“不，我在等雨。”我不惊诧她的大胆，只是她的神情毫无顾忌，语气也有些盲目的亲切。

“你来晚了，雨昨天刚刚下过。”

“它还会再来的。”

“但那已不是今天的雨了。”

“今天很特别么？”

“对我而言!”

“你也喜欢雨?”

“那是我的名字!”

“大雨、小雨还是毛毛雨?”

“.....”

3

我没有把和这位女孩的相识当作一次奇遇。只是清晨的一场虚惊又把我和她困在了一起。还在夜半时候,我听到了第一滴雨骚扰窗棂的声音,四个小时前的月朗星稀已经变为满天乌云。我还没有坐起身,“唰唰”不断的雨滴已肆虐地将树叶砸个不停。我住的房间漏雨了。我像枯佛打坐一般隐在黑暗之中,猜想地上被漏雨砸出的是八个还是十个小坑,心里十分得意。

嘿嘿,到云涯山就是为了看雨,总算不虚此行。

“有山洪啊——”

天亮时分,一声非常女性化的男人尖叫,猛地使我从迷糊中惊醒。接着耳中便充满了“呜呜”的声音。我想这声音定是山洪冲下来撞在山石上的动静,所以用比军人还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并从屋角抓过已经漂起的鞋子,冲出屋去。

屋外大雨滂沱。我站在青灰的天色中迅速瞟了一眼院内,那些大开的房门里早站满了目露惊恐的人们。我清晰地看到一棵松树倒下来并砸向最东北角的那间房屋,同时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正是昨夜那位白衣女孩。

“危险——”

这句话出口时我简直不相信是自己的声音,接着双脚带着我的身躯朝她直冲过去。我几乎拎着她窜出屋来,大脑急速运转以便判断正确的逃生路径。这座建在山麓一片空地上的小型旅店三面合围,正南方向是一条通向山侧的小径。

我不由分说拎着她向那条小径奔去,还没跑出多远就被泡在齐腰深的水中。我自认为在危难时节还算清醒的大脑,指挥着眼睛寻找一块有利的地形,拖着她向一块凸起的巨石挪动。眼看我的左手就要攀住那块巨石,耳中“轰隆”之声骤响,接着感觉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就被急湍的水流卷住。我们像冰上双人滑一样拉扯、旋转着身体……

后来,我看到一棵横倒在水面上的松树,我的左手以美妙绝伦的勾手投篮的姿势挂住了自己的身体,前额也向松树撞去。

“上去——”我忍住剧痛大喊。

“我没那么大力气——”

“踩着腰带——”

“结实吗——”

“没事，那是地道的真皮——”

我们平安坐在那棵松树上。大雨丝毫没有衰减。我长吐一口恶气环视四周，突然“嘿嘿”笑了起来。因为我发现从屋里拎出这位女孩伊始，自己就做出了只有笨蛋和傻瓜才会做出的一系列蠢事。原来我在情急之中竟把她好端端从一个安全的地方，硬拖到了一条正好用来泄洪的沟里。其实那座旅店才安全，根本受不到山洪的威胁。这使我突然想起那个“割了生殖器上供，痛也挨了，神仙也得罪了”的歇后语，不由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女孩在雨中大喊。

“我笑我自己——”

“怎么了——”

“整个儿一杀人未遂的雷锋——”

“那你应该谢谢我——”

“那好，我就谢谢你——”

“不！是我应该谢谢你——”

女孩喊完这句话的时候，滂沱大雨突然奇迹般地停了下来。我们惊异的目光同时从天上转移，然后相互凝视。仅在一瞬之间，女孩便用睫毛像关闭栅栏一样，封锁了她的眼睛。我于近在咫尺的惊鸿一瞥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跳和疑惑。

我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梦，想到女人与女人原来竟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因为这个被水通身浇透的女孩那种别致与落魄的美，居然可以达到让我怜惜与心疼的极致。

我的脸被某种情绪烧得通红。

4

晚饭刚刚结束，天又飘起濛濛细雨。

不知什么原因，我忽然变得异常兴奋，甚至连房间漏雨、被褥湿透、要求老板调换房间、更换被褥的要求统统遭到拒绝，都没有在意。山里这个细雨飘摇之夜竟然让我感到一种异样。

晚饭时女孩约好和我聊天，我如约敲响了她的房门。“嗨！知道今天早晨在水里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女孩说话的声音很轻。

“当然是死。”

“不。我知道我们死不了。我对自己说，我好像和你有缘，说不定会结成生死之交。”

“这个词太重，你看我的身板背得动你么？”

“是背不动还是不愿意？”

“都不是。”

“是什么？”

“是割了一种东西上供。”

“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不管怎么说，你当时非常忘我和勇敢。”

“何以见得？”

“我在水里一直观察你。”

天哪！这是一个有着什么样大脑的女孩，居然会在危难之中腾出心情观察一个和自己素昧平生的男人。尽管我知道女人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动物。古灵精怪是上苍赋予她们的基本秉性。

“知道为什么说我们死不了么？”女孩眯起的眼里浸满笑意。

“因为我们还年轻！”

“这里一个星期至少要下三场雨，我来了十一天，自然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那条用来泄洪的山沟最深也漫不过腰间，所以才任由你拉着我……”

我好像有些恼羞成怒，后面的话根本没听。女孩没有在乎，眼中的笑意更加明显。我无法忍受我的尴尬，因为她的笑对我来说是第二次愚弄。

我站起身想走。

“想不想知道我情愿被你拖向沟里的另一个理由？”女孩见我要走，连忙移开了凝视我的眼神，真诚地说，“因为你像一个人，从昨天晚上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像一个人。”

“谁？”

“我父亲！”

“这并不奇怪。”虽然她的话出人意料，我的口是心非也使自己暗吃一惊。

“为什么？”女孩更是惊讶十分。

“好多人见了我都有这种感觉。上个月就有个女孩说我长得像她爸，如果不是我心硬，险些让她得逞。”我被愚弄后的心有些酸溜溜，于是劈头一通胡诌。

“我没和你开玩笑，你长得真像我父亲。”

“那你干吗不叫？叫吧，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女孩突然敛住笑容，一些潮湿的东西在她眼中闪烁。

“对不起，我说话总爱溜边儿。”我觉得有些过份。

“知道么，其实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甘心情愿被你拖到沟里，可能是你长得像我父亲，也可能是想在我生日这天，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今天是你生日？好，幸亏没成忌日。”

“你是不是对我耿耿于怀？我刚才说了，根本没有愚弄你的意思，我只是想把这次经历当作一次奇遇，当作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送给自己。”

她的话真诚得无懈可击。我心里那份酸溜溜的感觉险些仓惶逃窜。

“你对幸福怎么看？”女孩突然抬起眼睛问。

“这年月只有快活没有幸福。”

“你快活过还是幸福过？”

“快活没有，幸福有过。”

“你在幸福的时候干什么？”

“一边高兴一边骂街。”

“痛苦的时候呢？”

“很简单，一边骂街一边拼命想念幸福。”

“我觉得你说话有点不正经，太绕舌。”

“不熟悉我的人都说，其实我最正经。上初三的时候老师让我在黑板上用‘正经’造句，我提笔便写，‘有一天下午，我吃着刚烤出来的红薯正经过一家电影院门口，突然……’”

我说话像三陪女，时时不忘以表情显现风骚。女孩没有笑，眼神里的无奈与失望使我觉得自己没趣极了。我的情绪顿时作鸟兽散。

“你能做到好好和我说话么？”半晌，女孩见我神色有些古怪，语调低下来。

“可能能。”

“我从小就不愿意和嘴太贫的人讲话。”

“那好，从现在开始，我让我的嘴富得流油。”

5

时钟的三个指针像叠罗汉一样朝上趴着的时候，雨脚又像吃了亏似的拼命踹着树叶、地面和房顶。我想像着外面的一切，感到一丝凉意。

趁女孩望着窗外沉思，我像小偷一样悄悄看着她的侧影。在这座弥漫着神秘色彩的深山之中，在这塞满了冰凉雨丝味道的空气之中，我和这位素不相识

的女孩，究竟是什么原因走到了一起？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用极为荒凉的情绪想到了我的人生。

我知道在我所谓的放荡不羁的外表内层，隐藏了一个根本无人能够探知的伤痛。在这个伤口里，我被迫与梦中的女人交欢，而在现实中，我还没有像模像样地牵过一个女孩或胖或瘦的手。

我的满不在乎完全来源于梦中色情的阴霾，而我的清纯偏偏又无辜地被一种自责化为泡影。长期以来，我一直误认为我曾真实地被一个女人强奸，并且有了相当丰富的性经验，从而忘记与忽略了我的身体至今仍是一台刚刚出厂且没有撕下封条的机器。

因为那个梦的存在，我险些认为我已经堕落。

我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位女孩的圣洁和美丽，猛地把我从噩梦中唤醒。是的，就在此时，就在刚才对她侧影的凝视当中。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热流，于是，全身通泰异常。

屋外有人敲门。

“半夜了，我们有规定。”老板娘推开门打着哈欠说。

“规定我懂，可是我的条件你还没有答应。”我想着那间漏雨的客房和湿淋淋的被褥。

“你没见今天出外的民工都被雨截到这儿？根本没有多余的被褥。”

“我可以多给你加钱。”

“加钱也没有。”

“那我怎么住？”我不由火冒三丈。

女孩怕我闹事，走过来对我说：“别吵了，大不了我们都不睡，索性聊个通宵。”

“不行，这我们也有规定。”

“这样吧，我们多付你一个床位钱。”女孩从包里拈出一张百元钞票。

老板娘看到钱喜笑颜开，可还是瞟我一眼，酸溜溜地看着那张床说：“不管真聊、假聊，反正不能影响别人睡觉。”说完扭身挤出门外。

我猜想老板娘这句话，女孩一定明白其中奥妙，于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解嘲道：“这鸟肯定被人拔过毛，活生生他妈一内分泌失调。”

“我知道她把我们当成一对狗男女了。”女孩平静地一笑。

“我们真这样干聊到天亮？”我岔开话题。

“请一瓶酒作陪，够么？”女孩突然豪爽起来。

女孩和我约定，聊天的时候谁都不可以撒谎，谁撒谎谁就喝酒。

可是当那瓶酒被一口一口喝干的时候，我发觉我不但没有撒谎，也没有找到可以撒谎的理由。毕竟我们对彼此的来历和姓名都一无所知。

一瓶酒见底，我们都有了醉意。

“起来——”女孩摇晃着身体把我拉到镜子前。镜子里有两张通红的脸。

“你看我俩长得像不像？”

“我像你爸，你当然像我。”

“我爸说我前面死过一个哥哥。”

“真的？”

“嗯。”

“太巧了，我妈说我曾有个妹妹，可惜给了别人。”

“真的，怎么送的人？”

我把记忆中所有能够调动的痛苦表情糊在脸上，喉咙里恰到好处地打着哽说：“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

女孩捶我一拳，大笑不止。

肯定是酒的缘故，女孩在大笑的最后突然啜泣起来。

“怎么了？”

“我想我父亲……”

“嗨，想想可以，千万别哭。”

“我父亲死了！”

我心里一震，酒醒三分。

“奶奶说，父亲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守在灵前，他的兄弟们只顾算计他的财产。”

“你母亲呢？”

“疯了，在精神病院。”不用女孩细说，我已明白眼前又多了一个幸福家庭被不幸摧毁的实例。

“知道么，那些人分不到遗产就打我的主意，我怕得要命，就跑出来了。”

“原来你是离家出走？”

“嗯。”

“真是可怜的孩子。”

“我不可怜，我至少有几百万的遗产。”

“那你心里还不平衡?”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这个人有点热心肠,我可以暂时帮你的忙。”

“帮我花钱?”

“别臊我,我又不是你养的鸭。”

“你这嘴怎么这样?”

“臭吧。我一直想把它培养成生化武器,解放台湾的时候用。”

“那你还不快给中央军委写封推荐信?”

“别急,我走了你怎么办?还没给你帮忙呢!”

“帮什么?”

“帮你重温一个有爹的梦。”我想,这个女孩一定有很深的恋父情结。

7

喝酒之后,我有两个永远改不掉的毛病:一是有了解放全人类的气魄,二是有了敢下地狱的豪情。

我的心被一种情绪鼓动着,右手极为自然地搭在女孩肩上。女孩睫毛一颤,凝视着我的眼里一片迷蒙。我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双幽怨与动人的眼睛。因为在她美丽的外表下隐匿着一颗受伤的心灵,你不敢直视那双黑瞳,注视得越久,你的心就会越疼,并且不得不伸出手来拥住它,贴近自己的胸口。

而那颗心偏偏有自己的生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它尽管近在咫尺,你却不能据为己有,甚至都不能伸手触动。因为你不知道能否给它继续跳动下去的理由。如果你非要把它捂在手中,你的使命便是无休无止地带着它跋山涉水,直到你找到了适合它生长的源头。

为此,你可能要付出整整一次人生。我心里一阵飘摇,异样的感觉涌上喉咙。

“对不起,我支持不住了,我想睡会儿。”女孩说着摇摇晃晃地走向床边。

“不是说好……聊个通宵么?”

女孩没有回答,伸手捋下搭着毛巾的尼龙绳。

“你不是想上吊吧?”我有些莫明其妙。

女孩没有理会,有些发软的手将尼龙绳围在腰间,仔细地缠了几圈。我突然明白女孩的意思,不由哑然失笑。

良久,女孩停下手无奈地说:“怎样才能打成死结?”

我为她的举动笑得简直就要发抖,走到她面前,豪迈地说:“既然我答应今

天晚上帮你的忙，干脆就一帮到底，转过身去……”

我从女孩身后绕过手臂，利索地打了个死结，然后，低声故作神秘地说：

“你打上死结也没有用。”

“为什么？”女孩有些意外和惊恐。

“因为……因为，你穿的是条裙子。”我终于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女孩醒悟过来，愣愣地站在床边。

我用手指着女孩的腰间，笑着说：“我知道这条绳子对你的……你的……很重要，可是你知道它对我意味着什么？”

“什么？”

“你嘲笑了我的人格。”

“我没有。”

“我最恨不相信我的人。”

“我没有。”

我突然有些伤感和气愤，醉话连篇：“如果被我发现，上来一个摞倒一个，再杀个回马枪！”

“我说了我没有……”女孩的声音底气不足。

一条绳子居然会把女孩的贞操和男人的人格连在一起，的确有些怪诞、好笑。

女孩见我脸色有些好转，走过来站在我的对面，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那你把它解下来。”

我没有说话，缓缓蹲下身体的时候，指尖触到了她柔软的小腹。她的身体和我的手，同时有一种似有似无的颤动。我屏住呼吸尽量不让手指再碰她的身体。

那个死结极为顽固，我感到了指尖的疼痛……

我大汗淋漓地站起身来，将绳子扔在一旁，女孩的脸色由绯红变得苍白。

我心中一凛，说道：“算了，我不难为你了，我……还是走吧！”

“别走……”我开门的手还没有伸出，女孩已用身体挡住了房门。我清楚地看到女孩也为她突来的举动吃了一惊。女孩长长的睫毛低垂下来，脸上又是一片绯红。

“我相信你了！”女孩的眼睛不敢看我。

“你相信我了，可是我觉得我不相信自己了。”

女孩抬起眼睛，脸上充满疑惑。

“别担心，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笑着说。

经过刚才一阵折腾，女孩的困意全无。女孩定下心来，轻声对我说：“嗨，我突然觉得有点幸福！”

“那你还不一边高兴一边骂街。”

“骂谁？”

“骂我。”

“骂你什么？”

“骂我狼心狗肺、衣冠禽兽、假装正经、八格呀噜。”

“你又要贫嘴。”我和女孩依然站在门边，心里却轻松了许多。

“嗨，你为什么把头发留成这样长？”女孩很自然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

“想尝尝做女人的味道。”我坏笑着说。

“女人好还是男人好？”

“当然男人好，男人会把女人逼得上吊。”

“你再胡说不理你了！”女孩抬起眼帘的时候，我又在咫尺之间看到了那双清纯而幽怨的眼眸。在它的凝视之下，我感到通身刺痒难受。我渴望它尽早移开，但是它似乎因为酒醉而变得那么痴迷与执著。

我命令自己移开眼神，但这个念头根本无法得逞。我感到体内的血液在呼啸着奔跑。我感觉双眼因为充血涩得难受异常。我的双手像不太灵活的机械手一样，不知怎么就僵硬地扳住了她的肩头，并企图把她带入我的怀中。

女孩轻轻荡开我的手臂，幽怨的眼神却还在我的脸上跳动。我分明受她眼神的鼓舞，同时也被她的拒绝激怒，几乎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和强盗才有的无理，把我的T恤、她的T恤以及顾不上看是什么颜色的乳罩通通褪下，然后在她被惊呆了的神情下，让两个赤裸的胸膛劈头盖脸贴在了一起。

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之中，仿佛听到女孩一声低低的呼叫。我们的身体不约而同地悚悚发抖。

8

我至今也无法形容第一次和一个女孩肌肤相亲的那一刻，是怎样一种山崩地裂的感受。它像核能裂变一样施放了我多年来贮存在身体内部的积蓄。

女孩那有些温润、有些微凉、有些酒后潮热的胸脯，在我燥热的肌肤边缘显得似有似无。我刚欲体验一下这突来的幸福，我的意识便沿着蒸汽一样的东西向天上飞升，而我的双脚却踩着无根的泥潭，旋转着直沉谷底。于是，整个身躯就在绷紧的僵硬里，陷入无法搔挠的奇痒之中……